

每日一句

必须承认,我们在日常社区管理和服务中,往往习惯于用行政的手段去解决新形势下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缺少新思想、新手段,缺少引入市场机制的勇气。——李鹏

少一些协调手段 多一些市场手段

R 淇河时评
views

□李鹏

“我们小区有个化粪池堵塞了,从春节前就开始往外流污水,现在污水已经流到大街上,熏得附近居民受不了。”(详见本报2月18日3版《化粪池堵塞,污水横流熏跑商贩》)
新区鹤翔西区化粪池污水外流,流过虎年,流进兔年,俨然成了跨年度的老大难问题。是否

流过初一,又会流过十五,报道中没有交待,只说面对记者采访,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抓紧协调”。
恶臭当空,流动商贩可以“跑”,固定店面跑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即便店面跑得,住户一时半会儿也是跑不了的。所以,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依靠社区居委会“抓紧协调”。
按照居委会的说法,问题久拖不决的症结在“疏通费用还没有协商一致”。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一没经济手段,二没行政权力,若果真问题在“费用”上卡壳,这种协调就很容易是苍白无力、旷日持久的。
在房屋保修期满后,由业主共同拥有并使用的下水管道等公共设施的大中修、更新、改造工程,真正可以依靠的应该是房屋维修基金、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保险等市场的手段,而这恰恰是我们推行商品房制度过程中的薄弱环节。鹤翔西区溢污,恐怕只是冰山过早融化的一角。
据报道,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研讨的内容之一就是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 务体制。必须承认,我们在日常社区管理和服 务中,往往习惯于用行政的手段去解决新形势下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缺少新思想、新手段,缺少引入市场机制的勇气。
不管怎样,但愿鹤翔西区的化粪池外溢问题能够迅速了结——毕竟天气在迅速回暖。但愿我们的社区管理者能迅速从这个小区熏天的气味中悟出来点什么。

V 公民声音
oice

需要“被解救”的不仅是“苹果”

□付瑞生

苹果公司承认“137名工人污染致残事件”,58位中毒工人离职,获7万元~14万元不等的伤残补助金。(详见本报今日10版)
有不少“果粉”为苹果CEO乔布斯鸣冤:“树病了,为何要打苹果屁股?”“苹果赚得多的确让人‘眼红’,不过代工‘心黑’才让人可气”……更有评审人士自曝行业“潜规则”——代工厂想要在ESH(环境、安全和管理)方面糊弄跨国公司,其实很容易。接到检查通知后,随时突击改善就行了。你不让用有毒物质,我事先藏起来;你不让用得太多,我临时少用点儿。
表面看,苹果的确拿下游供应商小弟没办法,你有家法他有对策。但在苹果巨人面前,供应商和工人都是绝对的弱势,苹果真心让他们向东他们哪敢向西?除非自己眼一红,顾不得小弟心一黑。例如评审检查,有事先通知和事先不通知两种方式,但后一种方式近年极少使用。
苹果的图腾是“被咬了一口的毒苹果”,是为了向伟大的斗士图灵致敬。为坚守信仰,当年大科学家图灵可以不惜咬一口毒液浸泡的苹果自尽,如今,苹果商业帝国是不是也该拿出点信仰来。需要“被解救”的不仅包括工人、供应商、乔布斯,还有社会的责任,乃至尘封的信仰。

C 世相漫议
artoon

“病猫”不知情,谁该知情

□董碧辉

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9000余万元公款被基建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对此,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自己没有参与其中,完全不知情。(详见本报今日11版)
身为财政局局长,近亿元财政资金被下属挪用,居然一点没有察觉,还要等人家跑到国外打来电话知会一声才知道,太匪夷所思。
欧阳长青以前犯过错误,曾被开除党籍,只要欧阳长青这样的病猫还能不断上位的话,李华波这样的城狐社鼠仍然可以笑到最后。“心系群众、为政理财”这条挂在鄱阳县财政局外的标语也就难免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对于网站关于自

己儿子欧阳松开“保时捷”的豪车,霸着全县安置廉租房工程的质疑,欧阳长青说,欧阳松开的车自己也叫不来名字;他是否参与廉租房工程,自己当然也不了解,希望有关部门对此进行调查。当记者提出对他儿子进行采访时,欧阳长青说,欧阳松“因患有精神疾病正在外地接受治疗”。一向“不知情”的欧阳长青,这会儿怎么“知情”了呢?
当初是谁把这样的病猫放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去的?欧阳长青可以对自己儿子的情况装做不知情,可有关单位何以也熟视无睹呢?欧阳长青现在说希望有关单位对欧阳松进行调查,何尝不是庆幸有关部门之前没有来调查,否则的话,欧阳松还能跑到外地“被精神病”吗?

【相关声音】

戎国强: 将近一个亿的钱被人偷了,如果不是那个“小偷”主动告知,他们一点不知道。少了9000余万元,近一个亿啊,一点感觉都没有。
有钱和没钱一个样,难道工作开展和不开展也一个样?对下情了解和不了解也一个样?那么鄱阳县在干什么呢?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文文 著

一晃到了星期天,宿舍的同学一块儿到街上逛,正走着,从一家服装店里跑出一个女人,大声喊着:“陈晶,陈晶。”几个同学都站住了。陈晶扭头一看,是刘老师的女朋友郑向阳,她满脸陪笑说:“您好,您在这儿?我当是谁喊我呢。”
“你过去了,我才看清楚了,长得漂亮是漂亮,可惜一脸土包相!本来是只老母鸡,偏要装孔雀!”
陈晶的脸一下子红了。这突如其来侮辱,让她不由自主地涌出了泪水。几个同学打抱不平地说:“你这人咋不讲道理?人家怎么招惹你了?你这样侮辱人家!”
“没你们的事,你们走吧。”郑向阳回到了店里。
几个同学问陈晶:“她是谁?”“她咋知道你的名字?”“她为啥那样说你?”
陈晶无言以对,只是流泪说:“你们走吧,我先回去。”
第二天中午,刘怀走进女生的宿舍,看陈晶闷闷不乐,就说:“到我那去吧,陈晶。”她婉言谢绝了。
第三天中午,刘怀又来了,他先问陈晶吃饭了没有,又邀请陈晶到外边转转,散散心。

“我有事,不去了,你忙吧,刘老师。”陈晶一重重的回绝,让刘怀心里也不是滋味,他在走廊里站了半天,走到拐弯处又扭头看了好几眼,长叹一声,无奈地走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天,陈晶坐在宿舍看书,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刘怀喊道:“陈晶,有你一封信,到楼下来拿吧。”陈晶想,是石头哥的信吗?她眉飞色舞,放下书走了出去。走到楼梯口,一看,刘怀在楼下站着,手里拿着一封信。
她拆开一看,里面装着几个无核枣和几个鹅卵石。不用问,这是刘老师到鹤壁去买的无核枣。几个形状各异、颜色不同的鹅卵石,陈晶觉得,这是刘怀在表明他的一片片实(石)心实(石)意。从那天起,刘怀每天清早提着保温桶,到女生宿舍楼的传达室送饭,人非草木,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陈晶跟刘怀走出了校门。
刘怀说:“小郑这类人,从小缺乏高素质家庭的熏陶,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涉足社会后,我行我素,信马由缰,又嫉妒心极强。作为朋友,我有责任和义务来教育她吗?我有责任和义务来承担她的一切罪过吗?”
几句话语化去了陈晶心里的芥蒂。

二十七

韩世诚到了河边,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当年,自己也满腹雄心壮志,回到槐树庄参军受阻之后,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了尊自己为大哥的陈保省身上,自己默默地承担了他的一切家务负担。如今,他成了大经理,再也不用着自己了,当年“同生死、共富贵”的誓言化为乌有。石头在鸭棚里,不知道黑夜白天,傻成了个木头疙瘩,这样能把晶晶娶过来?寒假到了,晶晶也该回来了。哎,不成媳妇,就是来家看看,也没白好过一场,就怕陈老二这个势利眼不让他闺女来。
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为避免陈晶路上再有闪失,陈保省派办主任、王经理一同到学校接她回去。去时,“淇河三珍”(无核枣、缠丝蛋、双背鲫鱼)高档名酒、名烟装满了后备箱。上午,他们赶到了学校。陈晶见到他们,劈头就问:“石头哥咋没来?”
“车坐不下。”办主任搪塞过去了。他对陈晶说,陈总给校长带来些礼品,想请校长中午吃顿饭,表示一下心意。
陈晶把话学给了刘怀。刘怀连声说:“好,好,我来安排。”他把车带到校长的楼前,自己走进楼里,一会儿出来:“校长正在接待省里领导,中午已经有饭局了,他让我全权代理。走吧,到最好的饭馆去。”
吃过饭,礼品搬到了刘怀的宿舍,再由他转交给校长。陈晶上车时,兆主任说,鹤壁下辖的浚县县城正月十六有庙会,邀请刘老师陪校长到一块儿去赶会。
小车还没出校门,陈晶就问:“石头哥是在宾馆等我,还是在家等我?”坐在后座的兆主任给王经理使了个眼色,王经理说:“我也不清楚,大概是你们上学走的那天他就走了。”
“怪不得我寄那么多信,他一封也不给我回。”陈晶说。
“你的信都放在我办公室里,陈总说等你回去再交给你。”兆主任说。
车到了淇河大桥时,陈晶突然说:“师傅,停车,停车。”

司机放慢了车速,兆主任说:“有事?”
“我要回槐树庄,你们先走吧!”陈晶说。
兆主任苦笑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你平安接回去,你不回去,陈总不批评我们失职?回老家还不好说,车一会儿拐个弯不就行了?”
一眨眼,车开到了韩家门楼前。陈晶三步并作两步,迈进二门就喊:“娘娘!”
韩世诚两口听到晶晶的喊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以为是听错了。转眼,陈晶到了跟前,石头娘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陈晶的眼眶也红了,她说:“石头哥呢?我咋听说他回来了……”她忍了再忍,泪水还是落了下来。
韩世诚说:“晶晶,你跟你娘说话,我去叫他。”
韩振淇正坐在桌前学习,门猛地推开了,父亲满面春风地说:“回去吧,快回去吧,晶晶回来了!她在家等你!”
韩振淇猛地站了起来,想了想,又挠挠头坐下看起书来。
“是真的呀,她就在家呢!”
“她不会往地里来?又不是不知道哪块地。”
“瞧你这孩子,我在这看着鸭,你赶快回去吧!”
门又被推开了,晶晶出现在门口,她朝屋里一看,心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屋里就两张床,一桌一椅。往日白天书生模样的石头哥头发蓬乱,眼窝深陷,两只手冻得肿起老高,还裂着缝。她鼻子一酸,腿一软,跪在地上握住石头的手哭起来。
韩世诚出去了,这场面让他也忍不住要流泪。
“你看看你的手,咋冻成这样?脚也冻了吧?我听咱娘说,俺爸吵你了?你咋不给我写信说一声?我都给你写了十八封信。”
“你看看你,哭啥呢?我又没为国捐躯。回来也不是因为你爸撵我,我想走

自己的路。”
“那好,我也不走了,咱一块儿喂鸭,学我也不上了,鹤壁我也不去了!我天天夜里做噩梦,没想到你在这儿受这种罪!”
她说说着说着,又“呜呜”哭了起来,“小鬼还不投生,终日为了丈夫王岗撵鱼,我就不能伴你喂鸭?”
门外的兆主任吸了三支烟了,催也不是,不催也不是。终于,他推开门,见陈晶跪在地上握住韩振淇的手没一点反应,说:“陈晶,咱走吧。振淇,咱一块儿走,咱还惦记你。陈总还等着呢。”
韩振淇推开陈晶的手站起来说:“兆主任,坐吧。”
陈晶擦去眼泪说:“兆主任,您走吧,告诉俺爸,我不回去了!”
“看你说的傻话,我们的任务就是接你回去。有事改天再来,我还来送你,上车吧。今晚陈总几个老朋友给你接风洗尘,回去能行?”
“回去吧,晶晶,代我向叔婶问好。我来的时候也不礼貌,都几个月了也没去看他们。”韩振淇说。
“回去吧,晶晶,不要为难他们几个。回去跟你爸妈见罢再来。这是家,也不是别的地方,啥时候都能来。”韩世诚进来也劝陈晶回去。
陈晶抹着眼泪说:“我回去,石头哥,明天你哪儿也不要,等我。”
陈晶上车走了,车轮在雪地上碾下两道深深的辙印,扭曲着伸向远方。她走了,带走了韩振淇的心。(26)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 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 3338633 13323926333